

元代白云宗译刊西夏文文献综考

孙伯君

此前西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凡用西夏文写成的佛经都是西夏时期的作品,也有学者对此存疑,猜测其中或有一些为元代所刊,只是苦于没有实证材料。现在我们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正行集》、《三代属明言文集》、《求生净土法要门》和《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发现了这些文献与白云宗祖师清觉的种种关联。白云宗始创于宋代元祐八年(1093),盛行于元代,据考证,其祖师清觉的《初学记》和《正行集》只入藏于《普宁藏》中,因此,白云宗所尊奉的经典被翻译成西夏文只能是在元代。有资料显示,西夏灭亡后,大量的僧侣从贺兰山南下杭州,加入了白云宗。在仕元为官的西夏裔宗教上层的护持下,他们着手把遗存的西夏文佛经加以校理,并新译了一些未能寻访到的经典,最后纂集刊入了《河西藏》。西夏文《正行集》和其他元译西夏文佛经的认定,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存有元代所刊文献的推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样,在俄藏西夏文文献中发现的白云宗印记无疑也可成为我们此后判定元刊西夏文文献的一个佐证。

—

1909年出土于内蒙古黑水城遗址的西夏文文献中有一部《正行集》,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 ИВВ. № 146。缺卷首半叶和卷尾。刻本,麻纸蝴蝶装,版框 17.5×12 厘米,左右双栏。半叶 6 行,行 13 字。白口,口题西夏书名“𐽄𐽅𐽆𐽇”及汉文页次。此前学界根据版口的三个西夏字为之定名为“德行记”、“德业集”或“德行集”。应该指出的是,第一个字既可译为“德”,又可译为“正”,《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如此清正”之“正”所对应的正是这个字^①,因此,书名还可译为《正行集》。

此前学界对此书的性质多有误解。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在《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中曾著录为“德行记”,并误将其与曹道乐所编同名西夏著作混同^②,

① 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7页。

②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тр.59-60.

而《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也将此书作为世俗著作刊布^①。在基于曹道乐本的研究著作《西夏文德行集研究》中,聂鸿音先生首先对此书做了全文翻译,并正确指出它是“据某种汉文著作翻译而成的”,同时,根据书中所言部分概念并不见于通行的儒家典籍,最后还以“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的禅宗道理来结束,敏锐地感觉到此书作者和译者受到了华严禅宗教理的影响^②。

西夏文《正行集》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君子之行”要敬守儒释道三教之言,既要尊行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爱人,又要通达老庄的无贪无爱、谨身节用,同时还要以佛教慈悲救苦、化诱群迷为旨归,这显然正是主张圆通儒释道三教的白云宗教义。通过对照,№146的西夏文主体内容正与《普宁藏》所录白云宗祖师清觉的《正行集》一致,惟西夏译本非《正行集》的全文直译,个别地方有省略和变动,如“四十八等”省作“二十五等”,汉文“通三才”,西夏文译作“知三才”(𐽀𐽁𐽂);汉文“具五美”,西夏文译作“敬五美”(𐽀𐽁𐽂)。西夏本还在有些概念下添加了注释,如“知三才”(𐽀𐽁𐽂)下注“三才者,天、地、人也”(𐽀𐽁𐽂𐽁𐽂𐽁𐽂𐽁𐽂𐽁𐽂),“闻六艺”(𐽀𐽁𐽂)下注“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𐽀𐽁𐽂𐽁𐽂𐽁𐽂𐽁𐽂𐽁𐽂𐽁𐽂)。无疑,俄藏№146西夏文本是根据清觉的《正行集》的某个略注本而节译,当归入佛教著作类。

白云宗祖师清觉(1043-1121),俗姓孔,生于洛阳。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出家,师从汝州龙门山宝应寺海慧大师。元祐八年(1093)至杭州灵隐寺,蒙圆明童禅师允许,在寺后白云山庵居止,于是以所居庵名为号,自立白云宗。清觉曾创作《证宗论》、《三教编》、《十地歌》、《初学记》、《正行集》等,宣说“十地三乘顿渐二教”,以《华严经》为立宗旨归,主张儒释道三教圆通^③。生平行止详见《释氏稽古略》卷四^④。

白云宗在历史上曾屡遭禁绝,佛教史甚至斥之为“吃菜事魔”的邪教^⑤。而到元代,白云宗得以复兴,仁宗时期(1312-1320)达到鼎盛,坐拥信众十万人^⑥。其时在西夏遗民檐八上师^⑦、杨琏真加等释教上层官员的护持下^⑧,白云宗被允许在民间组织募集资金刊印《普宁藏》和《河西藏》,及补刻《磧砂藏》^⑨。宗徒

①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5-200页。

②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5-10页。

③清觉:《正行集》,《中华大藏经》第71册,第41页。

④《释氏稽古略》卷四,《大正藏》卷四九,№2037,第886页上。

⑤《佛祖统纪》卷五四,《大正藏》卷四九,第474页下。

⑥《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591-592页。

⑦元杨琏《山居新话》卷一载檐巴为河西僧人,“檐巴”即“檐八上师”。

⑧关于杨琏真加父子的西夏遗民身份,参看陈高华:《略论杨琏真加和杨暗普父子》,《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⑨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16-354页。

番筏),俄藏编号 ИВВ. № 2551。克恰诺夫《西夏佛典目录》著录^①,原件为写本,不分卷,麻纸册叶装。21.5×15.5 厘米,墨框 17×12.5 厘米,墨线勾栏。每叶 8 行,行 15 至 18 字不等。存 1 叶,黄纸护封。根据经题下撰集者“白云释子”(甓猗猗)的题名,此经亦当是据清觉的作品所译,不过历代有关清觉生平的记载中未载此经。通过这部经的内容,我们可以窥见华严宗所尊崇的观门法也曾为白云宗所尊奉。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求生净土法要门》(𐽀𐽁𐽂𐽃𐽄𐽅𐽆𐽇𐽋𐽍𐽎𐽏𐽐𐽈𐽉𐽊𐽌)②,署“寂照国师传”(𐽀𐽁𐽂𐽃𐽄𐽅𐽆𐽇𐽋𐽍𐽎𐽏𐽐𐽈𐽉𐽊𐽌)。克恰诺夫《西夏佛典目录》直译经题为“净土生求顺要论”③,有刻本和抄本两种,инв. № 6904 为刻本,17×38.5 厘米,四周双栏,行 10 字。№ 7832 为抄本,与《佛说长寿经》合写,此经居后,经折装,4.5×3.5 厘米,行 7 字。抄本与刻本内容完全相同,惟抄本最后存跋语一行,曰“𐽀𐽁𐽂𐽃𐽄𐽅𐽆𐽇𐽋𐽍𐽎𐽏𐽐𐽈𐽉𐽊𐽌”(每日当为也),可推定此经和《长寿经》一样,为所属宗派每日必诵经典。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三册亦曾著录,并推测译自宋沙门遵式集《往生净土忏愿仪》④。事实上此经内容虽与遵式《往生净土忏愿仪》中“坐禅法”相类,遣词用句却并不一致。

影耽纖，獲昇旋敏所詔攸影嫺嫺影而駁。詔攸影觀美隨影黃隨影而駁。觀美隨影詔觀隨影就隨隨影而駁。[師次者：西辯上人傳寂入禪師孔禪師也，寂入禪師傳法慧國師郭國師也，法慧國師傳寂照國師良卫國師。]

此经的传译者寂照禅师有一个西夏姓氏，即“良卫”（𐽄 *lhiow¹ 𐽄 *we²），这个姓虽未见于西夏文《杂字》“番姓名”，但两个字无疑都是西夏姓氏用字。寂照这个名字在明崇祯十四年（1641）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中曾作为“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出现过，其传承如下：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讲经律论重译诸经正趣净戒鲜卑真义国师。

①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тр. 577 – 578.

其中鲜卑真义国师,名智海,见于榆林窟第二十九窟壁画^②,鲁布智云,西作“𐰽𐰺𐰍𐰏𐰤”,曾出现在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画的“西夏译经图”中^③。第三位寂照帝师即西夏文《净土求生法要门》的作者。比他们的辈分低一些的是一行慧觉国师,他就是明崇祯十四年(1641)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的编录者,同是《河西藏》中佛教经典的主要校译者。关于一行慧觉纂集《河西藏》的我们将在下文做详细说明。

[illegible]

④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 608.

语”，即会西夏语和藏语。

此前，人们在杭州飞来峰发现了署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功德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经历郭”的造像题记^①，这个郭经历不知是否与郭法慧有关。

按照《释氏稽古略》等书记载，清觉从“汝州龙门山宝应寺海慧大师剃染”，则清觉的师父海慧大师即是西夏文师次所指的“西辩上人”。

从寂照与白云宗祖师清觉有师承关系这一点来考察，寂照无疑是属于白云宗并曾被尊奉为帝师的西夏裔僧人。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西夏文《求生净土法要门》亦翻译于元代。

三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还有一部与白云宗有关的文集——《三代属明言文集》，编号为 инв. № 4166。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在《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曾加以著录，并定义此书为“西夏诗文集，多属劝善性，间有简略解释”^②。此书为蝴蝶装刻本，纸幅 24×15.5 厘米，版框 17.5×11.2 厘米。每面 7 行，行 14 至 16 字不等。全书共 41 叶，82 面。版心有西夏文页码，唯 40、41 叶版心为汉字与西夏文混书，即“四散”（四十）和“四散𐽀”（四十一）。除最后一叶有几字稍残外，保存基本完整。西田龙雄在《西夏文华严经》第二册中对此书也略有介绍，特别注意到其中的诗文押韵，并提醒人们关注此书对西夏语和西夏佛教的研究价值^③。2000 年，史金波先生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一书中刊布了首叶和尾叶的照片^④，并承克恰诺夫的观点，进一步根据字形、行款、透墨、补字以及题记末尾出现的“活字”二字，认为此书为活字印本。此后，荒川慎太郎对此书所收偈颂的押韵做了全面研究，并据此归纳了《文海》平、上各韵之间的一致关系^⑤。

《三代属明言文集》，西夏文书题“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此前史金波、西田龙雄、荒川慎太郎等分别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对此书名做过翻译，史金波翻译为“三代相照言文集”，西田龙雄翻译为“三世属明言集文”，荒川慎太郎则遵从西田龙雄的译法。不难看出，上述译名于汉语都不甚顺畅。《三代属明言文集》最后 40—41 叶为发愿文，据发愿文，结合文集内容，我们知道这部书实为白

①赖天兵：《飞来峰郭经历造像题记及相关的元代释教都总统所》，《文物世界》2008 年第 1 期。

②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стр. 58.

③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Ⅱ，第 32—33 页。

④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41 页。

⑤荒川慎太郎：《西夏诗の脚韵にられる韵母について——〈三世属明言集文〉所收西夏语诗》，《京都大学言语学研究》第 20 号，2001 年。

云宗三代祖师的文集,收录有白云释子(𣵵𣵵𣵵𣵵)或白云大师(𣵵𣵵𣵵𣵵)、法雨尊者(𣵵𣵵𣵵𣵵)或法雨宗师(𣵵𣵵𣵵𣵵)、人水道者(𣵵𣵵𣵵𣵵)或重法宗师(𣵵𣵵𣵵𣵵)、云风释子(𣵵𣵵𣵵𣵵)或庆法沙门(𣵵𣵵𣵵𣵵)诸位的作品。其中所收“白云释子道性颂”(𣵵𣵵𣵵𣵵𣵵𣵵𣵵𣵵)等为清觉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另有一诗,题为“夏国本道门风颂”,原文和译文如下:

此隨禱隨報轉錄

禱形散纒禱楓致，散曉葦媚纖嫩熾。妨禱慨燧燧殺熾，報曉舒蔓延熾
概。覓禱綢綢散散葦，殺燧葦燧葦延熾。燧割斯燧燧燧散，燧辭殺概而散
肅。割燧燧燧燧綢散，燧葦燧燧燧散。葦枝訖訖枝燧燧，報禱辭禱概燧
葦。禱報報報報報，禱禱禱禱禱禱。禱燧燧禱禱，燧禱辭禱禱
禱。

〔夏国本道门风颂〕

本道无匹美仪容，环视无碍遍通明。本师不绝弟子继，门风开似孔雀屏。盛夏清凉岂酷暑，入定山间逢雪谷。天已暮时见月明，白云雪后无寻处。暮云浮空空气清，草薄凤凰狮子雄。独步山林长呼啸，虎豹青龙后侍从。二人相伴缓步走，步履归一为众首。尔时正值秋雨天，雪谷穴间立宗友。1

这首诗通篇都在描绘“清凉”、“雪谷”、“山林”等景致,不由得使我们推想诗中所记的景观可能出自西夏僧侣的祖籍贺兰山。史载贺兰山终年积雪,元昊曾在山中建避暑宫。元贡泰父《兰山图》诗曰:“太阴为峰雪为瀑,万里西来一方玉。使君坐对兰山图,不数江南众山绿。”^①贺兰山也是西夏佛寺最集中的地方,许多西夏国师的名号前面都冠有“兰山”,如“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兰山圆通国师沙门智冥”、“兰山觉照国师法狮子”、“兰山崇法禅师沙门金刚幢”等等^②。上文提到的明崇祯十四年(1641)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卷首署一行沙门慧觉依经录,名前所冠隶寺即“兰山云岩慈恩寺”,曰:

唐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一行沙门慧觉依经录。

宋苍山载光寺沙门普瑞补注。

明钦褒忠义忠荃四川布政使弟子木增订正，

鸡山寂光寺沙门读彻参阅。

天台山习教观沙门正止治定。^③

所谓“唐兰山云岩慈恩寺”，指的是一行慧觉曾经的驻锡地，其中“唐”当是“唐古忒”的省称；而“兰山”即“贺兰山”的简称；“云岩”指的是贺兰山的

①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②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以下。

③参考聂鸿音：《西夏帝师考辨》，《文史》2005年第3期。

仅向我们昭示了白云宗自认其主张实为源自宗密的华严传承，而且还帮助我们判定此经为元代白云宗的西夏裔僧侣所译。黑水城西夏文文献中有很多译自宗密、慧忠的华严禅宗作品，此前索罗宁先生曾做过系统研究^①，由白云宗的主张，我们或可推测这些文献中有一部分是元刊《河西藏》的遗存。

关于元代白云宗在杭州刊行《普宁藏》和《河西藏》的情况以及所刊刻的佛经数量，山西崇善寺藏本跋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的发愿文为我们提供了确证，曰：

上师三宝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诸王复护之恩。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五十餘藏，四大部经三十餘部，华严大经一千餘部，经、律、论、疏钞三百餘部，华严道场忏仪百餘部，焰口施食仪轨三千餘部，梁皇宝忏、藏经目录、诸杂经典不计其数。金银字书写大华严、法华等经，共计百卷。装严佛像，金彩供仪，刊施佛像图本，斋供十万餘僧，开建传法讲席，日逐自诵大华严经一百部。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餘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餘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餘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餘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装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伞盖三十餘件、经咒各千餘部，散施土蕃等处，流通读诵。近见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刊，已及一千餘卷。又见江南闽浙教藏经板，比直北教藏缺少秘密经律论数百卷，管主八发心，敬于大都弘法寺取到经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圆备，装印补足。直北、腹里、关西、四川大藏教典，悉令圆满。集斯片善，广大无为。回向真如实际，装严无上佛果。菩提西方教主、无量寿佛、观音菩萨、势至菩萨、清净海众菩萨；祝延皇帝万岁、圣后齐年；太子诸王福寿千春，帝师法王福基巩固。时清道泰，三光明而品物享；子孝臣忠，五谷熟而人民育。上穷有顶，下及无边，法界怀生，齐成佛道者。大德十年丙午腊月成道日，宣授松江府僧录管主八谨愿。^②

发愿文所谓“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餘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指的是元刊《河西藏》完成于大德六年（1302）的西夏文大藏经卷数。元代刊刻《河西藏》的情况在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记载颇详，这篇发愿文为元皇

①K. J. Solonin, "Guifeng Zongmi and Tangut Chan Buddhism,"《中华佛学学报》11 (1998); К.Ю.Солонин, ОБРЕТЕНИЕ УЧЕНИЯ: Традиция Хуаянь-Чань в буддизме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ис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8.

②引自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291-292页。

庆元年(1312)没尚慧护(𐎔𐎢𐎰𐎫𐎠𐎿)所作,史金波先生曾做过译释^①,聂鸿音先生对其中的两个西夏年号也做过考证^②,从中我们知道,从至元七年(1270)开始,一行国师(𐎠𐎢𐎰𐎫𐎠𐎿)就开始着手整修西夏旧藏,校订原有旧经,同时把原来没有的经典加以翻译。到世祖皇帝时,法师慧宝(𐎔𐎢𐎰𐎫𐎠𐎿)请求经院鲜卑吃答沙(𐎔𐎢𐎰𐎫𐎠𐎿)等呈请皇帝^③,得到允许后,命鲜卑杜靖(𐎔𐎢𐎰𐎫𐎠𐎿)和知觉和尚慧中(𐎔𐎢𐎰𐎫𐎠𐎿)为主持,于至元三十年(1293)在杭州万寿寺雕版刻经,到成宗大德六年(1302)始告完毕。当时即奉敕印施十藏;武宗皇帝时又施印五十藏;仁宗皇帝又重印五十藏。发愿文中还记载了仁宗刊印经藏的时间,始于至大四年(1311)七月十一,至皇庆元年(1312)八月望日印毕。当时主管仁宗时期这次印经的除了译校官没尚慧护外,还有几个关键人物,最值得注意的是时任侍御史的杨朵儿只,他也是西夏后裔,据《元史·杨朵儿只传》记载:

杨朵儿只,河西宁夏人。少孤,与其兄皆幼,即知自立,语言仪度如成人。事仁宗于藩邸,甚见倚重。……拜资政大夫、御史中丞。^④

通过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的记述可知,一行国师慧觉从至元七年(1270)始即主持校正、翻译西夏文佛经,经他整理的西夏文经典后来编入《河西藏》。一行慧觉还编录了上述《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据卷首题记,他曾在“唐兰山云岩慈恩寺”出家。慧觉还是1247年刊行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的作者,署名与《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一致^⑤,可与上述题记互证,即:

𐎔𐎢𐎰𐎫𐎠𐎿𐎢𐎰𐎫𐎠𐎿𐎢𐎰𐎫𐎠𐎿𐎢𐎰𐎫𐎠𐎿[兰山石西云岩谷慈恩寺一行沙门慧觉集]

由此我们推想,《河西藏》中一定有与汉文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相应的西夏文本入藏,正如史金波先生指出的那样,这部经即是《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中指称的“华严诸经忏”^⑥,与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涤罪礼忏要门》一样,都是经一行慧觉之手校订并刊行于《河西藏》的经典。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还提到西夏时期从元昊开始翻译佛经,到崇宗天祐民安元年(1090)译经多达三千五百七十九卷,但是大夏灭亡,诸藏潮毁不全。而据《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元刊《河西藏》共刻西夏文大

①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②聂鸿音:《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5期。

③鲜卑吃答沙,史金波先生原译为“西壁小狗铁”。

④《元史》卷一七九《杨朵儿只传》,第4151-4152页。

⑤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306页。

⑥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102页。

藏经三千六百二十餘卷,如果不考虑西夏灭亡后佛经毁失的情况,元代《河西藏》所收西夏文佛经已经比西夏时期翻译的佛经多出 41 卷,可见元刊《河西藏》中必有一些西夏文经典是元代新译的。

五

小川贯式通过考察太原崇善寺所存元刊《普宁藏》的扉绘和题记,早就注意到刊刻《普宁藏》的白云宗僧侣与刊刻《河西藏》的僧侣的渊源^①。李际宁和王菡等先生也通过存世的普宁藏本多部佛经的发愿文和牌记以及刻工名字论证过《普宁藏》、《河西藏》与西夏裔僧侣的关联^②。最有力的证据是在西安开元寺和卧龙寺发现的普宁藏本《入楞伽经》卷一存有李慧月的施经题记:

印经沙门光明禅师,俗姓李氏,陇西人也。七岁遭擄,九岁出家,申礼荷兰山藏明禅师为师,诣福州路为官。将梯已覲资,起大悲愿,印十二藏经,表药师十二大愿,剃度十六员僧,拟弥陀十六观门。所集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顶诵随喜者,具获无上果。庚寅至元二十七年正月日,印经沙门光明禅师题。提调嗣祖沙门妙敬,讲经律沙门祖常,检经监寺云悟,同检经沙门正祐。^③

题记中明言捐资“印十二藏经,表药师十二大愿,剃度十六员僧,拟弥陀十六观门”的光明禅师为西夏遗民。这个光明禅师即李慧月(惠月)。日本守屋孝藏所搜集的泥金书《华严经》卷尾也存有一则施经题记,内容上与普宁藏本《入楞伽经》卷一颇为一致,署为“光明禅师惠月”:

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住持光明禅师惠月,陇西人也。九岁落发披缁,一踰荷兰山寺,瞻礼道明大禅伯为出世之师,旦夕咨参,得发挥之印。先游塞北,后历江南。福建路曾乘于僧权,嘉兴府亦预为录首。忖念缁衣之滥汰,惟思佛法之难逢。舍梯己财,铺陈惠施。印造十二之大藏,剃度二八之僧伦;散五十三部华严,舍一百八条法服。书金银字八十一卷,《圆觉》、《起信》相随;写《法华经》二十八篇,《梵网》、《金刚》各部。集兹胜善,普结良缘。皇恩佛恩而愿报无穷,祖意教义而发明正性。师长父母,同乘般若之慈舟;法界众生,共泛毗庐之性海。至元二十八年岁次辛卯四月八日,光明禅师惠月谨题。^④

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种大藏经零本《不空罽索心咒王经》,在卷中末尾存有两方牌记,一方是汉文:“河西李立义光明禅师惠月,舒体己财,印造一十二

①小川贯式:《光明禅师施入经典とその扉绘——元白云宗版大藏经の一考察》,《龙谷史坛》第三十号,1943年。

②李际宁:《关于西夏刊汉文大藏经》,《文献》2000年第1期;王菡:《元代杭州刊刻〈大藏经〉与西夏的关系》,《文献》2005年第1期。

③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339页。

④转引自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2-144页。

